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

作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道上進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

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

物為形以我為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

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謁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

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

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異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為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

由本宗而非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勢以存身也

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

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

開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迷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

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

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  
 用道子列子曰祭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  
 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不尊已  
 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  
 為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  
 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  
 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  
 重利以為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  
 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祭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為善射為  
 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

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  
 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  
 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  
 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感者驕力感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故不班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解曰色感者驕力感者奮是少壯之時也  
 物所攻焉德故策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  
 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  
 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為言  
 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  
 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  
 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  
 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為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  
 不衰不為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  
 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為已  
 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治國之難如

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為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董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為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  
 則人之智巧可以俸造化如此然刻玉者  
 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條然  
 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折甲雕刻眾形而  
 不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  
 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人恃道  
 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白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為之乎

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義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于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于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則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于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為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合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民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民之道也此官于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民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官于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救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于秦之法而于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于

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于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為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愠容矣仁義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強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刑且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為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已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邠雍者能規盜之觀察其肩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  
 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莫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  
 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邾  
 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殲之晉  
 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  
 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詰有言察  
 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  
 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  
 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  
 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  
 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為盜矣仁將焉在  
 故邾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  
 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  
 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  
 為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同乎無使是謂素樸養志不  
 存夫孰為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  
 做之使之知政耳不遽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及魯息駕平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鼃鼃弗能居也者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  
 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  
 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三子識之  
 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  
 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知所以  
 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  
 嘗言此以為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為  
 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  
 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  
 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  
 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  
 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三子識之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